

許南英與許地山

●林光灝

半生憂患滿懷孤憤

民族復興聖地，寶島臺灣詩社林立，鼓吹中興發揚民族精神，貢獻尤偉。「南社」在文化古都的臺南，歷史悠久。這一詩社，是近代學人落華生許地山的父親許南英在滿清時代所創立的。

許南英字子縑，別字縑白或允白、窺園主人、毘舍耶客，春江冷宦等都是他自號；是臺灣名士，富有民族意識的愛國詩人。生於清咸豐五年（一八五五）十月初五日，卒於民國六年（一九一七）十一月十一日，年六十三歲。

許南英當年遭逢滿清割臺，流亡大陸及南洋各地，飽嘗家山破碎的慘痛，及後半生的「極無可奈何之遇」，他在六十二歲自題像時說：

「已矣舊邦社屋，不死猶存面目，蒙恥遺民，有淚何從恸哭，從俗從俗，是以頭顱濯濯。」

這正是他半生憂患，滿懷孤憤的寫照。

臺灣淪陷流亡潦倒

許南英的一生可分為幾個時期：一是少年安

適時期；這時他一面過着恬靜的詩人生活，一面致力以博取科名。南英中光緒十六年庚寅（西曆一八九〇年）恩科進士，授兵部車駕清吏司主事，時年三十六歲。

二是中年動盪時期；他雖應科第，但無意做官，汲汲以服務桑梓為懷。這年他回籍服役，被聘為蓬壺書院山長，後辭職不幹。獨專心懇荒化番工作。光緒二十年（一八九四）巡撫唐景崧聘他為臺灣通志局修纂，協修臺灣通志。

甲午中日之戰，清軍水陸兩路均告敗績，清廷迫不得已於翌年一八九五（乙未）議割臺灣，日軍侵入，臺民組織義軍與抗。南英時被推為籌防局統領，駐兵番界要隘，發動番社民衆死守。其時，唐景崧所統軍官守臺北，劉永福的黑旗舊部守臺南，並丘逢甲的義軍集結在臺中，軍容不算不盛。可是當時全臺局勢，偏重在臺北，臺南不守，無礙臺北的防禦，臺北一失則萬事全休，就保有臺南，也難挽大勢，所以非唐、劉兩部正規軍守臺北，不足以與日軍一拼。無如唐、劉二人有夙怨，各不相容，軍力二分，只有讓敵人各個擊破。南英見勢至此，義責已盡，徒死無益，

加以日人懸像要逮捕他，迫得由安平漁人用竹筏把他送上輪船，倉皇逃往廈門，輾轉於大陸及南洋各地，度其流亡生活。

三是暮年潦倒失意時期；這時他初則走入仕途，歷任廣東徐聞、陽春、陽江、三水等縣知縣，因以性廉介，保民而不善鑽營棄官。不久辛亥武昌革命軍起事，南英素心儀改革喜之，應漳州友人電召，赴漳後被舉為革命政府民事局長；旋而南北共和，局事告撤，退而遠適異國，卒至客死於蘇門答臘。總之，他的境遇是不如意，正和他自號為春江冷宦外，也便發出了「自貶南交為末吏」、「生無建樹死嫌遲」的太息！

窺園舊宅植梅明志

許南英少年時的住宅——窺園，在臺南馬公廟右旁邊，園裏遍植梅花，他對梅花的喜愛，可於其遺著詩草中見之。當時和他時常來往的詩友有吳樵山（南英的岳父）、陳卜五、王詠翔、施雲舫、丘逢甲、汪春源、陳望曾諸氏，吟詠之樂，一倡百和，發揮蹈厲，以揚臺灣詩界之天聲。

許南英祖籍廣東揭陽（屬潮州府），先祖許

超於明嘉靖間渡海來臺，他在大陸時，友人有助其歸宗者，以譜系失據作罷，乃寄籍於福建龍溪。某年曾返臺到原籍臺南省墓和探親兩次，留臺時極得詩壇諸友的熱烈歡迎，唱和徵逐，尋幽探勝，「窺園留草」中有一部份詩篇即係此時的作品。他的詩集附有自定年譜及他兒子許地山所作的詩傳。曾任臺南市歷史館館長石暘睢老人曾收藏其鄉試硃卷一本，惜已殘缺不堪！硃卷首詳載他的姓名族譜及其受知師等，卷中刊有應試的八股文二篇和詩一首，詩題為賦得「李杜文章在」，閱卷宗師在卷上批有：「氣韻沉雄，經策修暢，詩亦可取」句等字樣。

與丘逢甲肝膽相照

許南英與監察委員丘念臺之父逢甲（仙根）係志同道合的好友，逢甲曾來臺南海東書院讀書，中光緒十五年（西曆一八八九年）進士，著有「嶺雲海日樓詩鈔」，許南英的詩草有不少是與逢甲唱和的；「不改歲寒心，論心還有幾？」可見他二人是如何肝膽相照呢？

效錄許南英幾首事後追述當時滿清棄臺，臺灣民主國曇花一現及劉永福出走，他無力守城的憤恨，其愛國懷鄉希望收復臺灣的情緒，躍然紙上，原詩如下：

寄臺南友人

徒死亦何益，餘生實可哀！
縱云時莫挽，終恨我無才。
身世今萍梗，圖書舊劫灰；

家山海洋隔，鄉夢猶歸來。

其二

憶昔籌防局，鄉人義憤同；
黔驢齊秦技，桀狗盡居功。
含璧憐餘子，收棋誤乃公；
幽冤千載後，誰為表初衷！

丙申九月初三有感

（去年此日日人登臺南）

涼秋又是月初三，往事回思祇自慙！
漢代衣冠遺族恨，順昌旗幟老生談。
血枯魂化傷春鳥，崩破絲繆未死蠶；
今日飄零遊絕國，海天東望哭臺南。

無題（記當日劉永福逃去）

請纓日記筆如椽，紙上談兵是汝賢；
急智劉鈞能步武，北船去後又南船。

其二

出走虧他計不虛，遺黎今尚有周餘；
縱然一戰遭殺戮，此罪仍難罄竹書。

其三

毀家紓難作王民，鐵馬金戈勝此身；
寄語多金文弱士，莫將成敗刻論人。

其四

纏腰有客號知幾，官督搜羅十萬歸；

太息蓬門貧女命，為他人作嫁時衣。

其五

貽堂本欲求王瑀，圖貌翻為索伍員；
無用思威相促逼，本來與汝不同羣。

其六

壓境分驅十萬師，家家齊插順民旗；
傷心狐鼠憑城社，還嚇胡兒殺漢兒。

落花生以佛學馳名

許地山，原名贊堃，又名叔丑，筆名落花生，是南英的第四子。民國前十九年（光緒十九年，西曆一八九三年），誕生於臺南馬公廟祖屋，滿清割臺後，隨父內渡，旅居閩粵各地，並寄籍龍溪，故很多人不知其為臺灣臺南人。他十三歲，和兄弟入隨宦學堂讀書，課外先後請倪玉笙、韓貢三等補習經史。中小學在廣州受教育。民國元年（一九一二年）任福建省立第二師範教員，民國二年（一九一三年）轉赴緬甸、仰光僑校任教，那時他廿一歲。他離家時，他的父親有「示四兒叔丑」詩五首來勸勉他，見「窺園留草」一五三頁。第二年自仰光返福建，與臺中巨室林季商之妹林月森訂婚，民國六年（一九一七年），因求學業深造，始至北平入燕京大學攻讀文學並研究神學，畢業得神學士學位。

他在燕大畢業，民國十二年（一九二三年）與梁實秋、謝婉瑩（冰心）等赴美留學，得哥倫比亞大學文學碩士。民國十五年（一九二六）在

英國牛津大學得文學士學位。民國十六年（一九二七）由倫敦返國途中，道經印度，曾作一度勾留，從事研究梵文和佛學。歸國後即在燕京、清華、北大三校任講師、教授。民國十九年（一九三〇），再度西遊，潛心研究印度文學（梵文）和宗教哲學，與譚雲山同以研究印度哲學馳名於世。

人生志趣崇實去華

地山兄弟六人，均有成就。他的繼室是北平師範大學理學士周俟松女士，周女士是湘潭周印昆（大烈）的女公子，印昆沒有兒子，地山把他的兒子苓仲從母姓為周苓仲，聽說地山在北平的時候，因研究佛學，常常實地去參觀寺院，印昆的「夕陽樓詩集」裏曾有述及。民國廿二年（一九三三），地山返臺，携其在北平整理出版的許南英遺著「窺園留草」詩集贈送在臺親友；卷首的詩傳是他自己所撰，其中對早期中國到臺灣的移民（指鄭成功時代以前），有頗具見地的分析，他把移民分為五種：一是海盜，一是漁戶，一是商賈，一是規避重斂的平民，一是海盜和倭寇的俘虜，此說為前人所少道及者。

民國廿四年（一九三五）胡適博士南下香港，接受港大頒授學位，當時港大正在物色中文學院中國文史學系的主任人選，胡博士建議該職最好由中國人擔任，他應該從英國大學畢業，對中西文史有精深的造詣，有著作的表現，而且是華南籍懂得閩粵方言，有這樣資格的學者，纔能適合該系所迫切的需求，定能有所成就。果然，他

在民國廿四年（一九三五）秋天受聘香港大學教授，主持中國文學系；港大自開辦以來，地山是擔任教授的第三人。不幸卅年（一九四一）八月四日下午二時十五分患心臟麻痺病逝於香港羅便臣道寓所，享年四十九歲，他的逝世也許是中國文化界的一個鉅大損失！

地山是五四運動的中心人物，學術湛深，中西新舊文學都有深刻廣博的研討，致力文化教育工作，尤有極大的貢獻。在新文化運動時期，即運用其新簡老練的文學技巧，用落花生筆名發表創作，從他那篇「落花生」散文裏看來，我們知道他所以拿落花生作為筆名，是感到：「落花生是有用的，但不是偉大好看的东西」，這種崇實去華，便是他人生的志趣所在。

英年早逝文壇損失

他的遺著：「命命鳥」是處女作，短篇小說有「綴網綉珠」、「換巢鸚鵡」、「無法投遞的郵件」，小品文有「空山靈雨」等，曾經陶醉不少讀者的心靈，有文壇相當的地位。他對於歷史和宗教比較學，研究更為淵博與精微，如「達哀集」（是敘中英鴉片戰爭前的史料），「孟加拉民間故事」、「印度文學」、「中國道教史」、「扶箕迷信心理」、「道藏索引」等。他在香港數年，創作小說，文字較長的，是「玉官」中篇，論文較長的，是最後發表「國粹與國學」了。

地山在香港六年，日常起居生活，都很注意也很儉樸，他終年茹素，衣服樸質，通常是冬天

不離一件藍布大褂，黑呢帽，夏天是夏布長衫，白通帽而已。

至於待人接物，都是抱着一片和藹真誠，摯情樂觀。

可是他在四十九歲壯年時期，正戮力學術的時候死去，未免可惜。在近代臺灣的學術界人物中，他是最傑出的學人之一，抗戰勝利，臺灣光復，未及將他所學貢獻於故鄉，未能目睹臺灣成為經濟大國，未能見到中華文化宏揚於世界，真是莫大的憾事。

敬告留學生家長

慰藉 貴子女異鄉作客寂寞的最佳禮品，便是為他們訂份「中外雜誌」。請將

貴子女在國外詳細地址填妥，連同全年十二期訂費新臺幣壹仟肆佰伍拾元交郵政劃撥〇〇一四〇四四一四號中外雜誌社帳戶，本社立即按址按期寄上本雜誌，省時、更省事。

訂閱「中外雜誌」時代文摘
請撥電話五〇六五三一